

四大花客  
大都市的四干部

四小混客  
的四

地头蛇  
谢阳镇  
面人物

四小混客  
县市的四干部

地头蛇  
谢阳镇  
面人物

四大花客  
的

Sao Huang

Qian Shao

混客  
县市的四干部

地头蛇  
谢阳镇  
面人物

四大花客  
大都市的四干部

四大花客  
大都市的四干部

四小混客  
县市的四

地头蛇  
谢阳镇  
面人物

作家出版社

钦志新  
著



四大花客  
大都市的四干部

四小混客  
县市的四十部

四小混客  
的四

地头蛇  
谢阳镇头面人物

地头蛇  
谢阳镇头面人物

四大花客  
的四十部

Sao Huang

Qian Shao

混客  
县市的四干部  
地头蛇  
谢阳镇头面人物

四大花客  
大都市的四干部  
四小混客  
县市的四十部

前

哨

四大花客  
大都市的四干部

地头蛇  
谢阳镇头面人物

钦志新 著

作家出版社

李铁芒到谢阳镇受任派出所所长后，一直惦记着去吊唁前所长朱白的灵堂，可直到第十天才成行，原因是，朱白的遗孀王杏珠总说没时间，直到这个星期天，对方才讲有空，他立即带上早就准备好的礼品和慰问金，与副所长黄金虎赶过去，结果既令他心情很糟，还疑窦丛生。屋子里灵堂撤了，遗像摘了，王杏珠头上不戴白花，嘴唇抹了口红，丝毫没有居丧的样子。朱白暴死还不到一个月，这样做太不像话了。王杏珠待客的态度也大有问题。五年前李铁芒曾与黄金虎来此吃过饭，那时王杏珠招待可热情。黄金虎亲切地喊她嫂子，她喊黄金虎也像喊自家弟弟。对李铁芒，她一口一个李队长，把水果瓜子拼命往茶几上摆，菜更烧了满满一桌，弄得李铁芒都不好意思下次再来作客。可今天，茶不倒，烟不递，连坐都不招呼坐。两人只能自找凳子安顿屁股。眼看不是作客的地方，李铁芒打了几句官腔，把慰问金放到桌上，就没好气地出去了。他从坐进桑塔纳到车子进派出所都阴着脸没吭一声。某些情况下，后官接任前官，这前官若不是混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本人可能会装出大度的样子，但老婆孩子对后官的脸色往往比黄梅天还难看，这不足为奇的。但朱白是死在任上，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抚恤费、家属的工作安排等也搞得很周到，王杏珠不应该对组织上有意见，就算欲壑难填，可他李铁芒是朱白的朋友，黄金虎更是朱白的得力助手，又是拿着礼品和钞票上门的，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当然最不像话的还是撤灵堂、不戴白花，这还像相濡以沫二十年的夫妻吗？如果可以打人，脾气算不得温和的李铁芒会给她一个耳光的。他当时坐在骨牌凳上时心里想，幸亏我没讨这种瘟货。当然后来他也把与陈秀芹的婚姻看成憾事。

李铁芒与比他年长十岁的朱白是有感情的。十年前他拿着大专文凭从省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到东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直接领导他的中队长就是朱白。朱白不仅传授了他不少从课堂上学不到的实践经验,还给他添注了当一名警察应有的胆识和魄力。李铁芒永远忘不了那年冬天的一件事情。时近农历年底,他随朱白从江南赶到关外,在哈尔滨抓获了一个杀人逃犯。照规矩,押解犯人得坐包厢,可春节将至客流量大,即使由该市公安局出面,也搞不到进包厢的车票了。然而把罪犯滞留在外地过年是非常不妥当的,为此朱白大胆决定,买普通车票押解犯人坐一般车厢。列车员是不会同意警察铐着歹徒上车的,只有让杀人犯也装作一般乘客上去。这可是有隐患的事情,犯人伺隙逃跑还属次要的,上车后如果要泼,甚至向旅客行凶呢?造成严重后果不仅中队长朱白倒霉,刚当上警察不久的李铁芒也得摘下警帽。可朱白敢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该罪犯过去从未犯科,是个在村坊上口碑甚好的农民,这次因被人欺负,语言不合动起手来,他夺了被害人手里的刀不慎把人捅死,不懂法才畏罪潜逃,其实不过判个有期徒刑而已。这次被抓后,已向他讲明这层道理,还让他与家人通了电话,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再做触犯法律的事,万一再敢胡来,以朱白加上李铁芒的本领,还是制服得了他的。当时李铁芒尽管相信这番分析,可心里还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因为这万一毕竟是个未知数啊。后来事实证明,朱白的做法是正确的。案犯配合得很好,列车员尽管看出内中端倪也很体谅,没有出面干涉。从此李铁芒更佩服朱白了。当一个真正的警察,就应该有这种素质。

黄金虎会很会鉴毛辨色,他跟着李铁芒走进所长室,说:“算了,犯不着和这种没知识的女人一般见识。”李铁芒忿忿地一掼茶杯说:“起码的做人道理她总该懂嘛。哪有这样子对死人的!”黄金虎给他往杯子里加水,又赔着笑脸给他消气:“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她今后总归有碰着难处的时候,到时让她跪在地上求我们。”李铁芒鼻孔哼了一下,心情不好地朝黄金虎挥挥手:“你让我一个人静静。”他独自坐

在椅子上喝了会儿闷茶后,心境渐渐平复下来。他毕竟当了十年警察,还干到过刑警副大队长,头脑冷静后,习惯思维就上来了:看王杏珠这种态度,朱白在家里暴死真的是猝发心肌梗塞吗?王杏珠推三阻四不让干警察的人上门,会不会心怀鬼胎,怕露出蛛丝马迹?然而,如果朱白的死与她有关,她应该做好表面戏才是,潘金莲毒死了武二郎,知道小叔子回来还白头白扎一身丧服可怜兮兮哭灵哩!这照理不可能,但他又想到今天是以最快的速度驱车赶过去的,她或许来不及布置,压下去的疑团就又浮了起来。他打算抽空对这件事情调查调查,别的人尚且不应该冤死,何况是半师半友的前任所长。

李铁芒接下来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情了。一拨一拨人走马灯似的来找他,有来反映外地旅游车到处乱停的,有来申诉前些日子朱白当所长时的罚款处理冤枉的,有来抱怨隔壁舞厅里的音响吵得居民无法入睡的,有来报告几个小青头联手作案敲诈外地游客的,等等。有些事情本来找值班民警就行了,可他们非要闯到所长室,他又不能不让人家把话讲完就赶人家走。这样竟是消磨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对此,他倒暗自庆幸——没有一个人来请吃。他下来之初就准备了餐具,决心尽量在派出所食堂用膳,结果呢,十天中,除开早餐可以自由支配,中午、晚上没有不在饭店里吃的,食堂一次都没进过。常人想象中,一个才四、五万常住人口的镇,能有多少非赴不可的宴席呢?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次用餐还要分赴几个饭局。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有财有势的单位,人家诚心请你这个新上任的派出所长去喝酒,你能不到吗?警察属于吃公事饭的一族,他干了十年已算老公事了,平常见得不少。就拿自己局里的公安培训中心来说,十几个包厢中午晚上很少不客满,除开少量的内部自吃,更多的是请吃和吃请。请吃极少,人家既然为求事破费钱财,不能把局里的人请到外面饭店里去吗?这样更遮人耳目,更可以悄悄儿地干活。因此大量的是吃请,上级首长、部委办局同僚、兄弟市区来访客人、企事业单位头头脑脑、个体业主工头商贩等等,统统都是座上客,

间或也有强盗扮书生的黑道头面人物成为座上贵宾的。他清楚，自己要在个人际关系复杂、外面知名度极高的江南古镇兜得转，站得住，请吃和吃请都是免不了的，只要注意档次，顾及影响，不有损公务就行了。譬如说，所里仅联防队员就有六十人，他们的工资、福利上面没有一分钱拨款，全靠自筹，人均一万元就得六十万，朱白暴死前本年度的这笔经费还没来得及落实好。他接任后首先得解决这个难题，为此把本镇那些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头头都请到位于谢阳镇新区的那座最高档的四星级宾馆里，摆了满满三桌。结果一下子就筹集到六十万元钱，烧旺了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当然更多的是请吃。退回二十年，计划经济时代，乡镇上最吃得开的是供销社，老百姓从买一根毛竹片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生活资料统统掌握在供销社手里，因此供销社主任抵半个土皇帝。如今却是派出所当老大，税务所、工商所、国土所当然也吃得开，但都只能管到少数人，占人口大多数的不开店、不办厂、不搞个体发财的小老百姓，指着你的鼻子把你骂个狗血喷头都伤不了他一根毫毛，派出所则不然，即使你不斗殴、不滋事、不卖淫嫖娼、不诈骗钱财偷抢扒拿、不宣传伪气功蛊惑人心、不吸毒贩毒制假传播黄色录像，但不能保证不筑方城不搞五元钱的小赌博，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亲戚朋友不干犯禁的事情，这样就得买派出所的账。派出所还有把人拉进去留驻的权力，摊上这种事情传出去可是难听得很，因此哪个老百姓敢保证不受派出所管。更何况如今贪污受贿、作奸犯科的干部既多，他们又有必须呵护的生活圈、工作圈、社交圈，即使平常颐指气使的人，看见派出所这块牌子也不得不心存小心，对派出所长佛似的待、贼似的防，这就是别人排着队请他吃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人另有图谋。他坐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尽管每天起来都上健身房锻炼，把拳头不停地往沙袋上打，宴席上不吃猪肉不喝啤酒不碰鳗鲡之类脂肪高的食物，小肚子还是在微微凸起。好，今天可以上食堂去了，只要两个素菜一碗白饭，他想象着这样用餐的妙不可言，棱角分明的四方脸有了一丝

自得的笑意。见离下班还有一刻钟时间，就从报夹上拿来一份报纸，翻着打发时间。

李铁芒又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目光从报端移过去，看到了黄金虎和跟在后面的一个矮胖胖的青年，此人有一张弥陀佛似的脸，脑袋瓜子后面头发扎成一束，这本来是那种外国白种浪荡子的作为，现在国内有些人也把头发束成马尾巴似的，他觉得这也属于民族的悲剧，因此在黄金虎向他介绍客人时，脸上就有点不冷不热的味道，也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座位上微微颌首。黄金虎以为他摆所长架子，进一步介绍：“庄老师是已故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的关山门徒弟，不仅我们东江市的领导，连东吴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也经常请他吃饭。他过去就很钦佩你，知道你来这里当所长，特意要我引见。”真正的警察，思维都是敏捷的，李铁芒听了心里说，叫他庄老师，你黄金虎和我一样三十二岁，他最多不超过三十岁，值得这样称呼吗？哼，刘海粟的关门弟子，我已听到好几个人这样吹嘘的哩。市委书记、市长经常请他吃饭，他们这么空吗？遂依旧一手撑着办公桌昂首挺胸。客人不因李铁芒的冷淡而丝毫尴尬，掏出名片双手恭送，嘴上笑嘻嘻地：“我和黄所是好朋友，他多次向我介绍过你。”李铁芒看着名片上的字：庄小粟 笔名画痴 兰竹斋主 东吴画院院长 世界中国画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他把名片随便往台上一放，说：“东吴画院院长好像是陈少昂啊。”庄小粟说：“少昂和我是好朋友，他是东吴书画院院长，嘿嘿，李所长对书画界这么熟悉，佩服佩服。”李铁芒只得笑笑：“你比他少一个字，有意思。不过既然称东吴画院，应该放在东吴市里更合适。”庄小粟又落落大方说：“东江市是在东吴市领导下的县级市，开在这里一样的。当然李所你说得非常有条理。我已经在东吴市里选地方了，过一两年就要搬过去，那里书画家及各方面的人才多，国内国外来来往往的人也多，能把事情做得更大。”李铁芒又说：“东吴书画院是事业单位，你也是吗？”庄小粟说：“我还在争取，他们属于文化局下属机构，我打算放到东吴市文联下面，分管书记已经同意了。”说

着把拎在手里的公文包放到桌上,从里面取出一纸批文,尽管是复印件,确有分管书记的批示。李铁芒倒是有点佩服此人的能量了,在对方把复印件往包里放时,拉开抽屉掏出名片给了他。黄金虎在一旁说:“我们所长不常给人名片的啊。”言语既是抬举庄小粟,也为刚才李铁芒没有及时交换名片打掩护。庄小粟连声称谢,很快又从包里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来,说:“这是我年前从日本开画展回来后,在情绪最佳的时候创作的,请李所笑纳。”顺势把它在办公桌上摊开。李铁芒站起来,见画上是只金睛白额的黄毛大老虎,站在草丛中昂首长啸,倒也虎虎有生气,心里就对他有了几分尊敬,因“马尾巴”生出的不好印象随之消失,笑着说:“你给黄所吧,他不是叫金虎吗?”黄金虎赶紧说:“庄老师已经送过了,这是专程给你的。”李铁芒仍不想接受,他从无受礼的习惯,十年警察生涯中,别说人民币金银首饰之类,连香烟都没拿过一条老酒没收过一瓶,怎么能要一个初次相识的人的字画呢?黄金虎看出了李铁芒脸上的犹豫,十天共事中他对此人的做派已有所了解,想了想对庄小粟说:“我们所长从不收受别人的东西,这在公安系统是出了名的……”庄小粟马上接口:“这我也听说。可这幅画不是买来的,宣纸加颜料总共不值三块钱,画它只不过少叉几圈麻将而已,李所你不必顾忌。”按理说这是实情话,可李铁芒心里想,你认识的人有多少,都送画给他们吗?不给那么多熟人为啥偏偏要给我这个初识者,还不是冲着派出所长四个字吗?于是仍不肯伸手,这样事情就成了僵局。黄金虎本来下面还有话,刚才被不识苦心的庄小粟打断了,这时笑嘻嘻说下去:“所长,这件作品就作为庄老师送给我们派出所的,我们公安民警正好比使歹徒闻风丧胆的猛虎嘛。我去请人裱一裱,装进红木框子挂在这里,不是蛮有意思吗?”庄小粟立即点头:“对,对,就作为我送给谢阳派出所的礼物,嘿嘿。”李铁芒低头一想,说:“送给派出所,行。庄先生,我代表全所公安干警谢谢你了。”黄金虎听了这话马上去卷画。李铁芒看看手表,对已把纸老虎折起来的黄金虎说:“时间差不多了,你陪庄先生去



吃饭吧。”黄金虎说：“你也陪陪吧，难得的。”庄小粟说：“今天我请客，就算为李所长任谢阳派出所所长接风，我在镇政府那边还有几个朋友，叫他们一起来。”李铁芒忙说：“不必破费，不必破费……”桌上的电话打断了他下面要说的话。他拿起电话，耳朵里传进老成持重的声音：“是李所长吗？”李铁芒听出是镇长陆满根的口音，忙说：“是，是。”陆满根说：“庄画家在你办公室里吧，叫他上我这里来，你也一起来陪陪，他的几个朋友都在我这里，大家叙叙。嗯，这样吧，你们直接上东南亚饭店就行了。”到底是一镇之长，电话里有不容置疑的威严，换了别人，起码会这样说，你有空吗？有空就一起来。李铁芒马上称是，心里也没有什么不愉快，当官就要有官威，何况派出所的许多给养都得靠镇里给哩。现在他倒真的佩服庄小粟的神通广大了。谢阳镇是闻名全国的水乡古镇、旅游胜地，是东江市下属各镇上缴财政收入最高的地方。不像别的小乡镇，这里即使来一个局长级的人物，镇委书记、镇长也未必会陪吃饭，派个副职或退居人大的二线干部出来就算给面子了，而且一般也只在镇里自办的招待所用餐。面对这么一个连科员都轮不上的小小年纪的庄小粟，镇长不仅在双休日亲自招待，还亲自打电话，还去最上档次的四星级饭店，这是多大的面子啊。他对着黄、庄两人说：“镇长来电话请庄先生去吃饭，要我也去。”电话里陆满根的声音黄金虎、庄小粟都已听到，庄小粟对黄金虎说：“你也一起去吧。”黄金虎说：“合适吗？”庄小粟说：“没关系，我和陆镇长是老朋友，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去，去！”他拉起黄金虎的袖子。李铁芒来的时间尽管不长，也了解到黄金虎与陆镇长私下关系非同一般，刚才他那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就说：“一起去吧，只不过增加一双筷子嘛。”黄金虎就有了欣然的神色。三人往门口走时，目光都朝装在靠门地方的一排电视机上扫了扫。这是监控装置，荧屏上，底层人们的活动情况，特别是那几间留置室里的情况都清清楚楚。庄小粟或许出于好奇，目光停留在荧屏上的时间长了些。他看到留置室里关着几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都属男性，没有女的。

谢阳派出所办公楼为四层建筑，共三千平方米，马赛克贴面、铝合金门窗、花岗石铺地，装修得极其讲究，别说贫困地区，即使苏北某些县级公安局，其气派和内部设施也难以与之相比，于是常引起一些前来取经办事的外埠同行的赞叹。平心而论，由于它是在五年前建造的，就整个东吴市而言，已称不上老大，如今又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乡镇派出所大楼超过了它。这座办公楼最高层为大会议室，工会活动室及档案室、健身房等，三楼为所领导们的办公室及大小会客室，二楼是一般警员的办公室，一楼是户籍警和值班民警办公的地方，及关押犯罪嫌疑人的留置室等。整座大楼内内外外都在电子监控之中。李铁芒、黄金虎、庄小粟从三楼走下来时，二楼、一楼的一些警察正纷纷离开办公室往食堂去，李铁芒见他们无一不与庄小粟相识，无一不与庄小粟打招呼，朝他说：“你在这里真熟啊。”庄小粟说：“我与朱所、黄所都是弟兄，常来玩，所以与他们都认识。”李铁芒哦了一下不再作声。黄金虎窥窥李铁芒的脸色，悄悄捅了庄小粟一下。他一直在基层派出所工作，没有当过专职刑警，但知道老刑警多少都患有疑心病。公安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退前二、三十年，一个局外人士与整个派出所的人都熟悉，不被视作有不良动机才怪。庄小粟并非笨人，胳膊被黄金虎这么一捅，从此嘴巴加岗，说话注意多了。三人走出办公楼后，由黄金虎快步过去，从停车棚里把一辆桑塔纳警车开到水泥地上，由着李铁芒、庄小粟坐进去。谢阳派出所共有干警二十一人，警车六辆，其中五部桑塔纳，一部面包车，所有警员都配备摩托车一辆、手机一部。硬件按理说不错了，但由于外来游客多，外地民工多，娱乐场所饭店酒楼多，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也多，尽管年年搞严打，但发案率仍年年提高，因此现有的六辆警车还是不够用，东江市局不可能再给买车经费了，融资之路只有依靠地方，所以派出所必须与镇政府搞好关系，这也是今天李铁芒呼之即去的原因。派出所位于新街，是连接老街和新区的纽带，与东南亚饭店才两百多米距离，可装有警灯的桑塔纳开了足足七分钟才到达那里。谢

阳镇太出名了,每天游客纷至沓来,连大年三十也有赶来一睹水乡古镇风光的人。如今阳春三月,游客们更把老街新街塞得满满的。黄金虎不停地按喇叭,才勉强让出一条可供警车通行的路。因此他们坐的简直不是轿车是牛车。

李铁芒、黄金虎、庄小粟刚走进东南亚饭店,就有一名迎宾小姐热情地引导他们往楼上红木厅走去。红木餐厅天花板上的水晶吊顶撒下一片白耀耀的灿光,胖嘟嘟的陆镇长和几位客人坐在沙发上喝茶待客,庄小粟见状快步走上去,高喊:“镇长,怎么好意思让你等我。”陆镇长说:“庄画家光临小地方是我们谢阳镇的光荣啊。你看你看,两位派出所长都保驾护航来了。”几句话说得坐在旁边沙发里的人笑了起来。这几个人李铁芒倒也认识,有点秃顶、五十开外年纪的人叫吕富平,现任东江市纪检委副书记,瘦瘦长长、五十岁上下年纪、穿茄克衫的是东江市旅游局副局长程兴龙,比程兴龙年轻一些,穿名牌西装的是东江物贸集团总经理赵明,另一穿休闲装的是东江市文化局副局长、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洪水发,他们站起来一一与李铁芒握手。陆镇长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他用地方长官的口吻对客人们说:“你们都是东江市里的领导,今后可要多照应我们李所啊。”吕富平首先说:“照应不敢,互相帮忙应该。嘿嘿,李所,我们今后还要请你多多呵护哩。”赵、程、洪三位纷纷接腔:“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性命都在你手里握着啊。”李铁芒听了只得笑着说:“没办法,当警察,你们这些当官、当企业家的可不作兴拿我开玩笑。”陆镇长说:“是啊,你们几位的职务都在我们李所之上,你们是小老百姓他岂非小小老百姓了。好了,别再说笑话了,大家入席吧。”站起来昂首向红木圆台走去。

陆满根在主人的位置坐下后先招呼庄小粟在右手坐下,接着拍拍左手的红木交椅招呼李铁芒:“你坐这边。”李铁芒听了急忙说:“让各位市里的领导先坐,我和黄所保驾护航。”吕、赵、程三位推着他:“镇长要你坐你就坐,你的任务就是为镇长保驾护航。”李铁芒哪敢妄

自尊大，去拉吕富平，吕富平却抢先在庄小粟旁边坐下去。程兴龙、洪水发也找远离陆满根的位置坐下。赵明索性坐到镇长对面。李铁芒就要黄金虎坐那个位置，黄金虎笑着说：“我今天是驾驶员，是为各位首长服务的。”坐到了赵明旁边。李铁芒没法再客气，只得坐到陆满根左手。这么一来，无形之中就显得镇长对他特别器重。服务小姐很快走进来配菜，赵明从她手里抢过菜单站起来递给陆满根，说：“单由我买，菜请镇长定。”陆满根微笑着说：“哪有上门请客的道理。”赵明说：“谢阳镇这些年一直在帮我们东江物贸集团的忙，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感谢镇政府的机会。”吕富平带头说：“到底是企业家精明，抢着坐买单位置。”陆满根瞅着众人说：“那我不客气啦。”他先点红烧鲍鱼、菊花鱼翅，接着又点了龙虾、鲜贝、佛跳墙之类荤素菜。服务小姐问到酒，陆满根说：“今天大家难得碰头，吃洋酒吧，先来两瓶XO怎么样？”赵明首先说好，别人跟着响应。服务小姐记完后走了。陆满根环顾左右忽然想到似的说：“去把娱乐城的小金也喊来吧。李所，她一直想请你吃顿饭表表心意，可知道你从不赴特殊行业的吃局，才不便邀请。今天赵总做东，坐在这里的除开庄大画家又都是官面上的人物，算不得坏你的规矩。”李铁芒听了嘴上不吱声，心里打起嘀咕。吕富平望着李铁芒说：“李所，今天是镇长请客，总经理买单，叫金总来不犯戒规的。嘿嘿，以后谁敢瞎三话四我们纪委给你保驾护航。”李铁芒仍不想同意，这东南亚娱乐城是什么名声他在局里时就听说的。赵明开口了：“李所你放心，今天镇长请客，天塌下来由他顶。”李铁芒再坚持就是不给镇长脸面了，他只得笑笑说：“镇长做东，他要请谁就请谁。”陆满根说：“那我打电话了。”完全是一副听从李铁芒的样子。以陆满根在谢阳镇从政三十年的不倒翁加实权派地位，可是给足派出所所长面子了。陆满根给金丽娜的电话打得很策略：“喂，小金吗？你到东南亚来吃饭吧。庄画家出国回来后还是第一次来谢阳，大家在为他接风……”李铁芒注意到陆满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没作思索立即掀按钮，可知对金丽娜的电话号码滚瓜烂熟，这

是无意识的吗？不，陆满根老于宦海，是故意向他显示，与娱乐城女老板关系亲密得很哩。难道不怕绯闻？陆满根用不着顾忌这个的，要不，刚才也不会亲自提议叫金丽娜来了。他意识到了今天是顿什么吃局。

金丽娜很快就出现在包厢门口，她穿着紧身西装套裙，显得身段极好，脸上轻施脂粉，高而美的鼻子，微微外挑的黛目，高耸丰满的胸脯，整个地流露着成熟女人诱人的魅力。李铁芒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倒也心旌一动，又马上给了个自嘲。金丽娜落落大方地走进来，先喊镇长你好，陆满根马上说：“我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所长，你们以前还不认识吧？”金丽娜就向李铁芒莞尔一笑：“李所你好。”陆满根又用长辈的口吻说：“庄大画家和市里的首长们都认识，不介绍了。”金丽娜向他们一一颌首，却站着不动。陆满根指指李铁芒旁边的空位置：“你坐这里吧，陪陪李所。”这么一来，好像李铁芒成大客人了。金丽娜款款地走到李铁芒旁边坐下，还顺势昂起脸优雅地掠掠额前的散发。几乎就在这时，两个服务小姐进来了，一个端盘，一个把盘中的冷盆逐一端到桌上，另有一个服务小姐送来冰块和各类饮料，并逐一征求各人意见，这些客人中只有金丽娜要了一杯橙汁。这个服务小姐接着就往各人的高脚玻璃小杯中倒 XO，先镇长、再所长、再金丽娜，再……作为大客人的庄小粟反而最后一个被倒上酒，也不知是服务小姐的无意呢还是有人关照的。庄小粟倒处之泰然，挺着胸膛煞有介事的样子。尽管今天赵明做东，陆满根却俨然摆出主人派头，端起酒杯，讲欢迎各位光临。大家一干而尽后，服务小姐又迅速在各只空杯里添上洋酒。庄小粟端杯起立，说：“镇长我敬你。”与陆满根干杯后又说：“借镇长的酒，敬各位大哥和小妹。”言语中，都是兄弟姐妹了，李铁芒与之碰杯就是承认，但这种场合下能煞风景吗？他只得站起来应酬。金丽娜刚才两杯酒都沾唇即下，接着端杯而起，先朝陆满根说：“谢谢镇长对我，对东南亚娱乐城的关照，我干了，你随意。”喝下一小杯 XO。陆满根笑呵呵地也喝光。金丽

娜在酒杯又斟满后,对其余袞袞诸公说:“小妹也借镇长的酒敬镇长和各位大哥一杯。”好了,李铁芒与干特种行业的娱乐城老板也是兄啊妹啊了,席间有几人目光悄悄窥向他,看他碰不碰杯。只见李铁芒爽气得很,端起酒杯,潇洒地与金丽娜碰了碰。陆镇长很高兴,一巡酒结束,对金丽娜说:“小金,你还要单独敬李所一杯,就算为李所上任接风吧。”金丽娜一声答应,从服务小姐手里接过酒瓶,先给李铁芒倒酒,再给自己斟上,凤目直视李铁芒,说:“李哥,祝你在谢阳镇再创辉煌。”李铁芒说声谢谢,又潇洒地与金丽娜碰杯。席间众人齐声喊好。黄金虎心里嘀咕,这小子在所里不是一再声称不赴特种行业的请吃,今天怎么骨头这样轻?陆满根则一脸满意,说:“接下来大家就不要再站起来了,随便点吧。”服务小姐再度倒酒,大家遵命,敬镇长,再互敬,直到喝完一瓶XO。服务小姐马上另开酒瓶。接着鲍鱼、鱼翅先后上来,大家默默享受,暂不动酒,在服务小姐换过盘子后,才再掀喝酒高潮。这时李铁芒站了起来,举杯说:“我诚心诚意敬各位。这一杯先敬镇长,你既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我的长辈,今后请在各方面监督我,只许我做好事,不许我做坏事。我干了,你随意。”把酒杯伸到陆满根面前。陆满根因有言在先,要保持权威,没有站起来,但很痛快地把杯中酒喝下去。李铁芒站着向服务小姐招手,服务小姐很快给他倒酒。他举杯朝着庄小粟说:“庄先生,你是我们镇长请来的大客人,本所长敬你一杯。”庄小粟焉能不站起来碰杯。李铁芒在酒到后又原样站着敬吕富平、程兴龙、洪水发,说:“三位市里的领导我一起敬了。”他接着敬赵明、金丽娜,说:“两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我们公安干警的衣食父母,是你们缴的税养活了我们,因此我们只有严格执法报答你们这些衣食父母,来,我干了,你们随意。”赵、金两位也照样站起来,李铁芒迅速与之碰杯,迅速把酒灌进脖子。他最后敬黄金虎,说了句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碰杯后又把一小杯XO喝下去。国人喝洋酒如同喝白酒是司空见惯的,刚才席间袞袞诸公已都这样做了,然而李铁芒如此喝法却是少见,照理该捧他几句好酒量,

却没有人这样做，因为他的态度虽真诚得很，语言虽谦恭得很，这举着的酒杯却如一支笔，与围桌而坐的各位划了一条线。但他们还是谅解了他，派出所长嘛，又是新官上任，能这样就不错了。陆镇长更一脸的善解人意，在李铁芒坐下吃菜时，放下手中筷箸，认真地说：“刚才李所向你们打过招呼了，你们吃了这顿鲍翅宴，今后就要积极支持李所的工作，这也是支持我们镇委、镇政府的工作。当然，李所也会与小黄他们全所干警保一方平安，使我们谢阳镇旅游业再上一个台阶，使我们全镇包括外向型经济在内的各项工作搞得更好。”完全是一派作报告的口吻。后来又有这里东南亚饭店的老板拿着酒杯前来敬酒，他一再抱歉说因为去东吴市里找市长有点事情，回来又遇上堵车，到这里才知道镇长、所长和各位领导在，连忙过来云云，态度十二分地诚恳，这也是时下饭局中的公式，每有当官的及企业界人士前来用餐，饭店里的老板都要过来敬酒，对此其他人都没真当一回事，只有庄小粟在他敬过大家后单独与之碰了一杯，说了几句多多关照之类的话。

宴毕结账，赵明要小姐拉卡时，小姐说，我们老板关照了，七折优惠，但仍算了八千八百八十八元，众人相视一笑。李铁芒抬腕看了看表，说：“一点二十分了，我得回所里去，不陪大家了。”黄金虎说：“今天所领导中轮着我值班，我也得走了。”言语中分明隐含李铁芒连休息日也工作的意思，马屁拍得很到位。吕富平捧场：“镇长，对这样的所长，你们镇里要多加表扬啊。”陆满根说：“我们镇里对派出所的工作一贯满意的，没有一年不评先进的。”他接着说明，镇里还有点事情，搭派出所的车先走了，各位市里领导随便活动吧。与庄小粟、吕富平、赵明、洪水发等一一握手告别。

陆满根坐到车上后，随着车轮滚动，回头对李铁芒说：“镇里已经研究了你们的买车报告，下个季度就拨一辆北京越野吉普给你。”李铁芒连声称谢，黄金虎奉承：“我们派出所离不开镇长多年一贯的关怀啊。”陆满根吐口酒气，说：“只要你们好好干，只要我还在镇长的位

置上，你们有什么困难都好商量的。”李铁芒乘机讲出副所长王一兵老婆下岗多时，请镇长能否在旅游公司给安排一份工作，陆满根一口答应。

## 02

红木厅里的气氛在李铁芒离开后马上活跃。庄小粟贼忒嘻嘻地朝着金丽娜说：“大阿姐，今天可要靠你安排啦。”金丽娜睨他一眼笑道：“怎么，在日本泡妞泡得还不够？”庄小粟说：“月是故乡明嘛。”金丽娜伸出玉指戳了一下他的额头：“还算画家哩，比骚公鸡还骚。”庄小粟色迷迷地盯着金丽娜的脸蛋：“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程兴龙也用色迷迷的目光望着女老板的脸：“是啊是啊，男人好色，英雄本色，骚公鸡越多你越高兴哩。”金丽娜说：“你们可都是干部哟。”赵明摸着腹下说：“干部怎么样，下面也一样长着响铃铃。”其他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金丽娜清楚越开玩笑这帮人骨头越轻，正经脸色说：“要闹过去闹吧。”扭着屁股走了。

庄小粟、吕富平、赵明、洪水发、程兴龙在沙发上坐下。服务小姐重新给他们泡上茶。前四人谈笑风生抽烟喝茶，独独程兴龙一言不发。庄小粟、吕富平、洪水发都是从来不掏腰包的角色，赵明刚才已付了吃局不能再指望他，进东南亚娱乐城的消费只能由他来开销。他想了下后掏出通讯簿查看电话号码，接着打手机：“徐总吗？我是程兴龙。你在哪里……不好意思，刚才吃饭忘了通知你，我与纪委吕书记、东江物贸集团赵总、文化局洪局长、庄画家几个人都在东南亚红木厅……你马上过来，好啊，我们等你。”他把手机放进口袋后舒了一口气，端起茶杯连喝几口。

谢阳镇旅游公司总经理徐东海很快就到，他二十六、七岁年纪，



圆脸盘，大包头油光锃亮的，左胳膊夹着个小黑包，一进门立即向程兴龙伸手。程兴龙与他握过手后，把纪委副书记、物贸集团总经理、画家、扫黄打非办主任等连姓名加职务逐一介绍，徐东海逐一与之握手，显得非常热情、非常谦逊的样子，接着就向各位初识者发名片，又逐一敬烟。程兴龙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让徐东海坐下，以领导者的口吻说：“这几位都是我的弟兄，想请他们到娱乐城活动一下。”徐东海立即热情地说：“好，我马上陪各位领导过去。”其实不用程兴龙说明他也清楚，吕、赵、程、洪属一个白相圈，他们都是从部队先后转业到东江市工作的副团职干部，是东江机关内外有名的四大花客，要不庄小粟不会有意靠近他们。

东南亚娱乐城在东南亚饭店西面，两者相距不足十米，徐东海挟着皮包走在最前，六个人昂首阔步很快到达。这是座四层楼建筑，夜里整个门面霓虹灯闪耀、五彩缤纷，像眨动着一只只妖狐的眼睛。此刻白天，灯都闭着，站在大门两侧的一对保安如同哼哈两将一般。六人走到门外望也不望他们径直进去。门内有一个穿鲜红紧身旗袍的靓女，她一脸媚笑向六人鞠躬。六人也只当没有看见。神气地行走在光可鉴人的大堂地面上，目光顺便往左瞥去。那里中间有条长长的走廊，两面间隔有序地嵌着一扇扇门，门口都站着个袒胸露肩的妖冶女郎。六人没有朝那里走，径直穿过大堂来到总经理室。金丽娜正在打电话，看见这六人立即搁下电话迎上来，说：“都安排好了，你们上四楼吧。”六人立即返身走向电梯间。徐东海乘机塞给每人一个信封。

第四层的格局也是中间走廊两面包厢。走廊入口处站着一对哼哈两将似的保安，却不见那些守门员似的靓女。他们身后是一个穿蓝色西服的瓜子脸少妇，她只在双唇上抹了一层口红，显然是个楼面负责人。看见这六人过来笑脸相迎说：“欢迎欢迎。”徐东海认真地说：“给五个包厢就够了。”少妇电他一眼说：“知道了，走吧。”引六人走进左手的一间包厢。那里摆着一排沙发。六个人老练地坐下。少